

2009.10

旬陽文史

第四輯



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
陝西省旬陽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
編

94

《人物春秋》

旬 阳 文 史

第 四 辑

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 编
陕西省旬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

旬阳文史

主编：张彪

旬阳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

印刷：旬阳县印刷厂

开本787×1092 1/32 2印张 5000字

印数：1—1000册

陕西内部统一刊号：SX06—0053

编 审 何在庠 柳双全
主 编 张 彪
编 辑 曹显恒 刘宗良
校 对 蔡支平 刘宗良 金晓农

目 录

晚清正二品武官刘璞	(1)
民国“两湖”监察使署主任李梦彪	(8)
张丹屏的一生	(24)
国民革命军第 17 路军参谋长王一山	(36)
张飞生其人其事	(49)
倒戈投明的段西屏	(64)
游击英烈项鸿国	(71)
农民暴动领袖石良珩	(79)
旬阳教育界老前辈陈中谋	(80)
献身于医疗卫生事业的何在仁	(95)
政协陕西省旬阳县委员会历届 主席、副主席、常委、委员及机构设置	(101)

晚清正二品武官刘璞

刘璞（1837—1900），字连城，旬阳县人。其父刘正旰，庠生，为人正直，秉性严厉，嫉恶如仇，不义之财一文不取，在富裕的年月常乐施好舍，将银子铸成印有“洵刘”字样的银锭赠亲送友、济贫扶困。在其影响下，街坊邻里有恶行的人都大为收敛，深得邻人敬慕。刘璞丧母，随父刻苦攻读，对父亲和继母非常孝顺。父亲病逝后，因家中日益贫困，财物入不敷出，遂将县城房产变卖给范姓富户，迁居离县城三十华里的吕河铺，靠打柴卖工来维持母子生活。刘璞白天上山砍柴，夜晚秉烛读书，日子过得非常清贫。街坊邻舍都很喜爱这位见义勇为、诚实善良的小伙子。

咸丰年间，街坊中有人劝说：“刘璞，你也是二十好几的人了，气力又那么大，光靠打柴卖是没有出路的，不如去当兵吃皇粮，或许

会混出个名堂来。”刘璞觉得有理，试探着前去投军，结果几次投标无望，很使刘璞悲观。传说刘璞自幼生活简朴，喜好就着生葱下饭，一次打柴回家，由于困乏，边吃饭边咬着一根生葱就伏案睡着了，正好有几个伙伴来家找他，进门都吓得目瞪口呆，慌忙逃到街上大叫起来，说刘璞家卧着一只老虎，嘴里还衔着一根葱，说不定刘璞叫老虎吃掉了。一些胆大的人，有的拿着刀矛，有的掮着土枪小心翼翼地来到刘家，正好刘璞睡觉醒来，取掉嘴里的葱，对围在门前惊诧不已的邻里乡亲感到莫名其妙……有一次在汉江边的船舱里，还有一次在打麦场的麦草堆里，人们都发现刘璞是只老虎，由此认定他是“老虎星”，将来定会成为军中大将，于是大家极力向清军举荐。

同治初年（186?），刘璞实现了投效抚标军营的愿望。自鸦片战争以来，帝国主义列强不断对中国进行侵略和挑衅，刘璞乃有识之士，本是抱定同入侵者决一死战、以雪国耻的心情当兵的。传说初到军营时，军队虽是同洋人交战，可实际派他当了个伙头军。一日晚间，刘璞挥舞一截火柴头上厕所，不小心点燃

了土炮的引线，一炮将前来偷袭的洋人打死了不少。第二天追查责任时，他只得从实招认，结果立了大功，官职一提再提，带兵打仗一赢再赢，大家说这是“洋（羊）人畏虎”。后来朝廷将刘璞所部调往作战。刘璞自投效军营后，因能吃苦耐劳，且武艺高强、勇为前敌，加之兵法娴熟，战术灵活，在与陕西、甘肃回民起义军作战中屡立“战功”，故而接连晋升，不久便升任红营兵正二品武官——总兵，后被同治皇帝授建成将军。他有四房夫人，第一夫人井氏被光绪皇帝封为一品诰命夫人（1880—1901）。

光绪二十年（1894），日本侵略者乘朝鲜东学党起义之机，出兵侵占朝鲜，进而侵占中国九连城、安东、威海卫、大连、旅顺、营口等地，威胁到京师，刘璞从甘肃亲赴奉天（沈阳）晋谒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，积极请战，备陈守御之策，因“帝后两党”之争，是战是和犹未定论，以李鸿章为首的后党官僚，力主避战求和，来往于英、俄等国之间，乞求列强从中斡旋，刘璞之策未被采纳。后来，甲午海战中国惨遭失败，刘璞对祖国丧师、

失地、赔款十分痛心，常以“马革裹尸”表示自己愿为国家和民族献身的决心。

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年）六月，青海湟中、河阴回民起义，清军驻甘肃主力俱赴青海镇压，甘肃碾伯县米拉沟回民乘机发动起义，进攻平番，清军急调署凉州（今武威）镇总兵刘璞率领标新练步队一营前往增援，为防起义军渡过黄河，刘军进驻碾伯县窑街，接连三次击退渡河义军，毙义军十余名 缴获渡筏七只。结果米拉沟、马营、回那沟三支回民义军联合，于六月十一日夜渡河，聚众四千余人，将刘璞军包围，毙清军五十四名，刘璞军火药用尽，兵败溃退。十一月初，刘璞被降职为从二品武官——永昌协副将，当时回民起义军围攻河州（今甘肃临潭县），刘率军配合各路清军进援，于十八日解河州城围。之后又与总兵易顺胜带兵进攻甘州（今张掖）、凉州（今武威）一带回民军。光绪二十二年（1896）正月，又偕参将朱万荣等带队驰援被回民军包围的总兵赵有正军，屡建“战功”，后经陕甘总督杨昌浚密奏，以刘璞谋勇兼全，升任河州镇总兵兼凉州镇总兵，恢复了原来正二品官位。

刘璞热爱家乡，怀念家乡的父老乡亲。任总兵之初，还特地率领一行人众回乡祭祖，因其父墓处于洵阳县城半坡，且地面狭窄，只好将祭坛设置在北门外洵河汉江交汇的大沙洲上，为祭祀祖先举行虔诚礼拜仪式。此后，凡家乡举办公益事业，他总是带头捐赠重金；每遇灾荒年月，便以家资赈济灾民，赈灾款总计达千余金，而自家却很少存贮金银，直到后来吕河铺家中连遭两次土匪抢劫，均未见到值钱的东西。

光绪二十六年（1900），刘璞在北京邸所病逝，当时在其身边的儿子有二房夫人的两个儿子刘德潜（征西）、刘德深（征北），均已成年；三房夫人一个儿子刘德渊；四房夫人一个儿子刘德淦，人们称其为四少爷，才一岁。按刘璞的遗嘱，叶落归根，遗体由清廷派员护送回乡，孝帐队、锣鼓队达数千余众，不远数千里送往旬阳家乡，归葬吕河铺平定河卧牛山，并立大石碑一座，建纪念塔一座。刘璞生前曾著有《将略要论》一书，这是他数十年征战中的经验之集成。

纵观刘璞的一生，其功过只有让历史来作

见证。他作为清朝政府任命的武官，参与并指挥了镇压陕甘回民的起义，在西北战斗经年，充当了清王朝的御用工具，这是他一生的过失。但作为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一名军人，受时代和条件所限，他只能是奉命行事，尽职尽责，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眼光来强求他，但其主导思想一直是报效国家、抵御外侮。有一点可以肯定：刘璞是一位有热血的爱国军人，他同赴朝参战的左宝贵、北洋舰队的邓世昌、林永升等军人一样，都有一颗强烈的爱国之心，都有一种誓死同入侵者血战到底的思想准备。在甲午中日战争的进程中，能专程由甘肃赶赴奉天面见李鸿章请战，尽管愿望未能实现，要求未能达到，但其思想和实际行动实属难能可贵，更何况他常以“马革裹尸”来激励自己呢！

参考资料

①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）旬阳知县刘德全所主持续修的《洵阳县志》。

②1988年5月旬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撰的《旬阳县志·人物志》。

③刘璞的四房长孙刘振山（家住神河金寨金银村，现年76岁）口述并提供证物。

④刘璞的二房曾孙刘忠信（家住吕河镇，现年64岁）口述。

⑤张沛主编的《旬阳文物志》。

民国“两湖”监察使署主任李梦彪

李梦彪（1879～1952），字啸风，幼名进军，外号李胡子。祖居陕西省旬阳县赵家湾，后移居县城。祖母游氏，慈孝为本，喜好接济孤寡贫困，县署曾赐予“孝慈贞敏”匾额，活到八十而寿终，已载入《洵阳县志》。其父李树森，光绪十一年（1885）拔贡，光绪十五年（1889）己丑科举人，门悬“文魁”匾额。李梦彪兄弟三人，他为长，因自幼聪颖，过目成诵，援笔成文，故以府学生员入陕西高等学堂读书。后因其父去世，家境日益贫困（其家仅有祖上遗房一院，有地租五石），于是辍学返乡。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）旬阳知县刘德全主持续修《洵阳县志》时，聘李为记录。宣统元年（1909），李的好友紫阳张伯仁自日本来信邀其东渡扶桑求学，李遂产生速赴东洋的决心。光绪三十四年（1908）肄业省城的学友余泽生由平利县寄来资金，择日启

程东行。同乡王扶九规劝啸风不要把学问看得太重，应该往西去寻求革命。啸风又觉得很有道理，于是毅然调头西去新疆边陲，两年后（1912年1月7日）便响应武昌起义，在伊犁领导和发动了起义；1916年3月参与了讨袁护国军，8月当选为国会候补议员，并担任陕西省政府政务厅厅长；1939年7月陕西省临时参议会成立，当选为候补议员，1944年6月当选为议员，1946年1月当选为省参议会副议长。

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后，李梦彪积极支持蒋介石的内战政策。1947年春，国民党第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偕部下孔从周率部队投奔解放区后，李与陕西省参议室一班“元老”联名在《西京日报》上发表函告，劝赵、孔“以国事为重，早日回头，共建桑梓，国民政府即可立宪，还政于民。”据说此文发表后，颇得蒋介石的欢心。1947年12月，李梦彪同于右任等五人一道，被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院监察委员。当选后，按照章程，辞去陕西省参议会参议员、副议长之职，旋升调监察院“两湖”（湖南、湖北）监察使署主任，驻武汉。1949年8月，国民党湖南省主席程潜起义后，李在武汉

难以立足，又调任监察院山（西）、陕（西）、甘（肃）监察使署主任，尚未到任，西北已告解放。1949年9月，由重庆逃往台湾，于1952年8月10日在台北病逝，终年七十三岁。

组织发动起义 投身辛亥革命

宣统元年（1909），李梦彪“陟陇坂，出玉门，蹈流沙，踰天山从军伊犁”，因向陕甘总督上书言边事及不良政治，被委为伊犁参谋处谋略股委员兼调查股委员，兼任伊犁两等学校教员。1911年武昌革命军起义后，伊犁将军辉志锐与陕甘总督长庚谋据西北以保清室，李与同僚郝可权（湖北蕲春县人）密谋起义，以应义军。1912年1月7日，李、郝在新疆伊犁发动起义，当时伊犁城内义军不足百人，李在起义前尽弃衣物，以表誓死而战的决心。经激烈战斗，仅率十余人攻入军署，杀辉志锐。8日，伊犁军政府成立，李被推为军政司长。伊犁地处边疆，汉、满、蒙、回各族杂居，历来号称难治，李精心筹划军备，妥善安抚诸族，组织行政、司法各机关，无不井井有条，人心

归附。1912年春初，李梦彪为顾全大局，避免矛盾，绕道经俄国于7月返回西安。他为了革命，放弃了出国深造的机会，又为了避免内部矛盾冲突，毅然放弃了军事长官的职务，不远万里，风尘仆仆地返回本省，凭着自己的专长和对教育事业的热心，从事了陕西三秦公学和陕西第一师范学校的教学工作。这两个学校，一个在城外，一个在城内，相隔六、七里地，每日徒步往来授课，不避寒暑，从不叫累，深得两校师生敬重。李对辛亥革命时期在伊犁的创举一直念念不忘。四十年后流落台湾仍吟出发自肺腑的诗句以示纪念：“辛亥十一月十九日伊犁起义四十周年有感而作——义旗高举九城闕，四十年前旧梦痕。一片山河俱变色，不堪回首望乌孙。当时壮士气如云，郗士同心似弟昆。剩我一身来海上，更将何有吊英魂。”

捍卫共和 辗转求索

1912年2月，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，在共和国的招牌下，建立起地主买办阶级的反动专制统治。1914年春，袁世凯在陕西的代理人陆建章代替张凤翙作了都督。为反对袁

世凯卖国和复辟帝制的罪行，全国各地先后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袁、讨袁斗争浪潮。1913年7月，孙中山领导的“二次革命”爆发，李辞去教职，秘密南下参与讨袁革命，走时仅携箱子一只、单衣两件。时值酷暑，他头顶烈日、肌肤焦灼欲裂，以冷水干口充饥。赶到南方已是九月，“二次革命”已告失败，为免遭迫害，遂与同志一道东渡日本，1915年1月返回神州，行至上海，方知袁世凯通缉革命党的命令已传至各省，便隐居于上海。当时，他虽仅余铜板十枚，鞋底已磨穿，仍然一面看书，一面筹划反袁的长策。朋友劝他“何必受这样的苦，回陕西后有陈树藩在陆建章面前说情，定会给出路的。”啸风却回信谢绝：“奔走国事，吾之职也。叛共和者无罪，卫共和者反有罪乎？无罪而自谓有罪，宁非自诬！且无不可归，归则受制于人，不出三年国将有变。吾若还乡不去，则束手待毙，去则累及他人，吾宁老死天涯，不为贼屈，而累及他人也！”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，他决定暂不回陕西，而于同年5月应朋友史某之召，赴山西参加反袁斗争，行至山西平阳（今山西临汾）听说山西举事已败